

西方經典叢書

L3006

羣衆的反叛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 Jose Oretaga Y Gasset

奧德嘉◎著 / 蔡英文◎譯



《西方經典叢書》⑥

羣衆的反叛

奧德嘉／著

蔡英文／譯

羣衆的反叛

原 書／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作 者／Jose Oretaga Y Gasset

譯 者／蔡 英 文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印 刷／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汕頭街 54 巷 42 弄 55 號 電話／306-3473

1989 年 1 月 1 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4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電話／5-580288

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 10 樓 8 室

傳統的縣延與創新，何其困難！

——譯獻給遠方的好友

目次

中譯者前言・7

英譯者序・19

作者序言・22

1. 「羣衆」的來臨・23

2. 歷史水平線之升高・33

3. 時代的顛峯・43

4. 生活幅度的擴張・57

5. 一項統計的事實・69

6. 解剖羣衆形態的人・77

7. 高貴的生活與平庸的生活；

奮鬥與頹墮・85

8. 爲什麼羣衆皆干涉任何事，爲什麼他們的干涉祇訴諸暴力？・95

9. 原始的與科技的・107

10. 原始情態與歷史・119

11. 志得意滿的時代・131

12. 「專業化」的野蠻情態・143

13. 最令人驚悸的危險——國家・151

14. 誰治理這個世界？・163

15. 我們瞭解了確定的問題・237

附錄：奧德嘉重要著作・243

《西方經典叢書》⑥

羣衆的反叛

奧德嘉 / 著

蔡英文 / 譯

羣衆的反叛

原 書／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作 者／Jose Oretega Y Gasset

譯 者／蔡 英 文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印 刷／優文印刷廠

臺北市汕頭街 54 巷 42 弄 55 號 電話／306-3473

1989 年 1 月 1 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4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電話／5-580288

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 10 樓 8 室

傳統的縣延與創新，何其困難！

——譯獻給遠方的好友

目次

中譯者前言・7

英譯者序・19

作者序言・22

1. 「羣衆」的來臨・23

2. 歷史水平線之昇高・33

3. 時代的顛峯・43

4. 生活幅度的擴張・57

5. 一項統計的事實・69

6. 解剖羣衆形態的人・77

7. 高貴的生活與平庸的生活；

奮鬥與頹墮・85

8. 爲什麼羣衆皆干涉任何事，爲什麼他們的干涉祇訴諸暴力？・95

9. 原始的與科技的・107

10. 原始情態與歷史・119

11. 志得意滿的時代・131

12. 「專業化」的野蠻情態・143

13. 最令人驚悸的危險——國家・151

14. 誰治理這個世界？・163

15. 我們瞭解了確定的問題・237

附錄：奧德嘉重要著作・243

中譯者前言

這本譯著得以出版，首先感謝周浩正先生鼎力支持。譯者也很高興看到，這本討論近代西方文化困境的名著能擺在讀者的眼前；或許，更重要的是，從奧德嘉的分析討論之中，我們是否有更清朗的觀念來反省現時的處境。面對這本譯作，也希望讀者耐心讀完它。奧德嘉的行文並非流暢連貫的，有時候，爲了文字的修辭與隱喻的運用，常岔開論題，談論題外的事物，因此閱讀時必須較費心思。

譯者在着手翻譯這本名著時，恰巧閱讀到沙特(Jean-Paul Sartre)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是如此寫著：

「在文化陣線，所可能發生的激烈戰役即是，為東西文化的和平共存而奮戰。這句話意味著順利的和

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相當瞭解，東西文化一旦相遇，必然產生矛盾衝突。然而，這種衝突所產生的戰鬭，應該只限於『人』與『文化』之間，其他任何制度都不應該插手干涉。」（拒領諾貝爾文學獎書面說明）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法國一位哲學家對於東西文化相遇時所抱持的態度。兩種文化相遇，必然發生矛盾衝突的現象；在有秩序的情況下和解，幾乎是不可能；所可能達到的目標祇是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彼此領略，彼此吸收，進而彼此欣賞，彼此容納。

就中國的歷史拓展過程觀之，外來文化的衝擊並不是沒有；中國歷史上，也有因外來文化與本國傳統文化之間的衝突而產生的所謂「迷失的時代」，但終能突破它，再創出一個燦爛的文化景觀出來；例如宋代的思想家、藝術創造者所負起的歷史使命與功績即是如此。

然而，現在呢？看起來，是更複雜，更艱難的。奧德嘉在這本著作裏，有一段文字，似乎可以多多少少透露出面對此種複雜、艱難的困局下的心境：

「過去與現代之間的線索已斷裂，這項令人悲傷哀愁的事實，也是當前這個時代最突兀顯明之事實，它激發起多多少少渲染着曖昧之色彩的懷疑心態，也致使我們這個時代塑造出混淆雜亂之性格；我們感覺到自己突然被遺棄在這個地球上，孑然一身，飄泊無依，迷惘不知所從；逝去的不僅在形態上已化成塵土，其感應之力量也消失殆盡；它們已無法向我們伸出援手。遺留下來的傳統精神已全然蒸

發，消逝於塵埃之中。模式、規範、典範對我們已毫無用處可言。我們面對著太多的問題，藝術的、科學的、政治的問題，我們必須獨自去解決它們，因為歷史傳統已無法富於創作力地、合乎實際地與我們通力合作……」（見本書頁五十四）

這段文字雖寫於四十多年以前，現在讀之，依舊有活生生的感覺。就西方人而言，困境來自於現實環境與傳統文化制度之間的不協調；但中國呢？西方文化（或者是文明）則是「變局」的象徵，在西方文化的激盪下，傳統文化的自主創造力量幾乎被衝毀得盪然無存；在文化的層面上，「取向」迷亂，我們不曉得應該站立在那一個立足點上來開創一嶄新的「格局」，西方一旦有某種新的思潮，則蜂湧地仿效，但是，我們的知識圈好似只有知道浮浮泛泛的談論，把新名詞掛於口中。於是蜂湧的接納、虛浮地談論，事過遷境，了無痕跡；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接納」了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行為科學學派、心理分析學派……，從這種現象中是否透露出一令人擔憂的事實？——我們的文化沒有內蘊著一股充沛的原創動力來接納與吸收西方的文化？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根本沒有自我，一個沒有自我的人如何跟旁人溝通？一個沒有自我的文化如何與其他文化相互溝通？

在這種虛浮的處境下，我們不是鄙視自己的傳統文化遺產，就是犯了本土文化中心的閉鎖症。不是過度崇仰西方文化，就是排斥西方文化，在我們尚未深刻瞭解之前，就學會了激烈的擁

護與排斥。在還未靜下心來具體作事之前，我們祇會呼喊口號，不論是「鄉土的」、「現代化」或者「本土化」、「西化的」……琳瑯滿目；或許，這種現況會給予人一種幻覺，以為知識圈正生成一股蓬勃富有朝氣的力量，但這是否是一種虛浮的吶喊？從歷史觀之，沒有一個時代的文化創作是在虛浮的吶喊下展現出來的；或許，我們現在是否應該與歷史上那些確實作事的人對話？

奧德嘉 (Jose Ortega Y Gasset) 是西班牙近代著名的哲學家之一，與烏納穆諾一樣，同時是當時西班牙的知識界的領袖，對於西班牙的學術文化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與烏納穆諾相比較，奧德嘉的思想層面更寬濶，也更活潑生動；烏納穆諾的思想，宗教的氣息較濃厚，也較注重西班牙固有的歷史傳統，有人稱他為「西班牙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或許，有點道理；奧德嘉呢？有人稱他是「西班牙的屠格涅夫」，這句話表示出奧德嘉是一位深受西方文化極深刻影響的思想家。

那麼，奧德嘉的思想是甚麼呢？從這本「論羣衆」中，可窺其概梗：

奧德嘉思想的中心觀念即是「生機淋漓的理性」(Vital Reason)：「討論這項觀念，必須把他所揭櫫的「生活」(life)與「世界」(world)的觀念一併分析呈示……」

「當人們談論生活時，往往忘記一項我認為最基本的事物，那就是，我們的存在時時刻刻是一種意識，可感知可能發生於我們的身上之可能性的意識。假若橫之於我們眼前的每一個時刻不多不少只有一種可能性，那麼上述的論證就毫無意義了，那麼人之存在就純粹是一項必然性。然而，我們存在最基本的條件則在一項最怪異的事實：存在之面前往往延伸著各種不同的景觀，而也因為繁富多變動，這些景觀就具有『可能性』之性格，這使得我們的存在必須時時刻刻作抉擇。」（本書頁六〇）

奧德嘉以如此長的論證來呈示「生活」這一項觀念，他認為「生活」即是諸多可能性的集合體；因此，一論及「我們生活著」這一樁現象，就等於說：在一種確定的可能性之畛域裏。我們一般稱之為「環境」，所有的生活意指人置身於「環境」之中，或者在圍繞於我們四周的世界裏，發現自己。這即是「世界」這項觀念的基本意義；世界即是我們生機活動之可能性的總和（見頁六〇）。

然而，這個由種種可能性所組合成的「環境」，其本質是甚麼？奧德嘉如此說道：

「假若我們能沉潛於生活之核心地帶，刺中其悸動著的生機活力，則可看到不安全感與焦慮感是生活的本質。」（頁六十五）

人面對著種種可能性，正可以看出這些種種可能性所散發出來的不安全與焦慮，此種不安全與焦慮即是人迷失與「遭船難」（shipwrecked）的感覺之根源，也正是人生命的「真誠性」（authenticity）。